



开放人文

伊 托 邦

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



[美] 威廉·J·米切尔 著

吴启迪 乔非 俞晓 译

William J. Mitchell

E-topia

"Urban life, Jim-but not as we know it"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伊托邦

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

[美] 威廉·J·米切尔 著 吴启迪 乔非 俞晓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美)米切尔(Mitchell, W. J.)著,

吴启迪等译.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5.4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ISBN 7-5428-3794-X

I. 伊... II. ①米... ②吴... III. ①数字技术—影响—
社会—生活—研究 ②计算机网络—影响—社会—生活—研究 IV. C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0052 号

责任编辑 陈 浩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

[美]威廉·J·米切尔 著

吴启迪 乔非 俞晓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235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mm 1/16

印 张 11.5

插 页 4

字 数 135 000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428-3794-X/N·662

图 字 09-2001-140 号

定 价 17.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献给埃米莉(Emily)和简(Jane)

译者前言

在信息技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今天，各种形式的信息产品与信息服务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渗透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悄然、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我们所熟悉的生活方式、生存空间，以及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一改变是如此地令人激动、令人震撼，以至于常使我有许多思索与感慨。

大约一年前，我偶然在一份书目中发现了 *E-topia*（《伊托邦》）这本书。*E-topia* 与 *Utopia*（乌托邦）对应，显而易见，是想描述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当然是与 IT 的发展有关的。于是，我托在美国的朋友帮我买了一本。读后，感到此书视野宽广，充满探索性思维，把信息时代的社会形态描述得栩栩如生。其中的许多见解引起了我相当程度的共鸣。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该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使读者能够从社会、生活、文化等非技术角度感受和认知现代信息技术对人类活动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力。阅后深感此书是本相当好的科普性读物，并萌发了将它译成中文，与更广大的同胞共同分享的愿

望。该书原著者威廉·米切尔不仅具有信息领域的丰富学识，而且著述颇丰。本书更以其深入浅出、涉猎面广的特点畅销于全世界。这些背景信息更使我觉得有必要通过我们的翻译工作，把这本书推介给国内的广大读者。

在我们着手翻译的过程中，适逢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高级顾问周宏仁先生来沪。周先生见到本书后也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在对我们的工作表示赞赏之余，又进一步协助我们顺利地与原著者和版权代理人取得了联系。在选择和联系出版社的过程中，我们有幸得到了上海市文史馆徐福生馆长的大力协助，徐馆长的许多有益的建议和帮助对完稿后的编辑出版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正是通过徐馆长，我们才与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建立了正式的合作关系。特别应当提到的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领导的支持和责任编辑花费大量时间帮助我们润饰译稿，方使我们的中译本能够以今天这种崭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当我和大家一样捧读手中这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伊托邦》时，我更多的是想到它背后所凝聚的众多支持与贡献。其中还包含了汪镭博士对全书审校工作所投注的心血，以及王中杰、陆剑峰、周晴杰、李海刚、俞雪华等其他参与全书部分章节译、审、校及文字工作的老师与同学们所付出的劳动。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如果由我们奉献给大家的这本《伊托邦》能够带给读者们一些新的思考、新的启示的话，那将是我们最大的愉悦。

吴启迪

2001年7月于上海同济园

致 谢

本书源自对我出版于1994年的著作《比特之城——空间、场所与信息高速公路》的探讨与争论，其中既有书面的也有网上的。因此，在这里我要衷心感谢许许多多对网络空间和城市化的相互关系提出有趣问题的批评家、评论家、面谈者、通过电子函件联系的讨论者、网上讨论者、学生、同事和朋友，以及对正在进行的讨论提出富有建设性的真知灼见的人。我特别要提到的有桑亚尔(Bish Sanyal)、比米什(Anne Beamish)、霍尔(Peter Hall)、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马克斯(Leo Marx)、金(Mel King)和已故的舍恩(Donald Schön)，以及其他参与了朝气蓬勃的1997年MIT“高技术与低收入群体”研讨会的与会者。会议论文已经结集出版为《高技术与低收入群体：高级信息技术的正面应用前瞻》(舍恩、桑亚尔和米切尔主编，MIT出版社，1998年)一书。拉森(Kent Larson)提出的有关智能房屋的深刻见解，以及与沃尔夫森(Jane Wolfson)和沃迪奇科(Krzysztof Wodiczko)的讨论，为我阐明了许多问题。如果没有这些

重要的帮助，我很可能会没那么多东西好讲。

最后，这也是一个缅怀佩洛夫(Harvey S. Perloff)和穆尔(Charles W. Moore)的恰当场合，是他们教我懂得了城市实际上为何而存在。

目录

1	译者前言
3	致谢

1	序幕 城市的挽歌
9	第一章 大规模网络的发展
32	第二章 远程传输占据主导地位
46	第三章 软件：智能场所的新天才
56	第四章 适宜居住的计算机
73	第五章 住宅和社区
88	第六章 相聚
104	第七章 重塑工作场所
119	第八章 远程服务化城市
136	第九章 在场经济
154	第十章 精练和绿色

序幕 城市的挽歌

1967年，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就曾提出：“城市除了对旅游者而言仍是一个文化幽灵(cultural ghost)外，将不复存在。”¹

是的，是的，我明白，这就类似于“上帝之死”、“主体丧失”、“创造者灭亡”、“汽车快餐文化消失”、“历史的终点”、“科学的终结”等诸如此类的说法，是一种比喻。但结果最终证明麦克卢汉是正确的——虽然就他那个时代来说是超前了几十年。

这是一个最终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城市——指的是从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到芒福德(Lewis Mumford)、雅各布斯(Jane Jacobs)这样的城市理论家们所熟悉的城市——已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维系在一起并发挥作用了。²这一切都是由于比特(bits)，它们已经将城市摧垮。传统的城市模式无法与“网络空间”(cyberspace)共存。

但是，以网络为媒介、属于数字电子时代的新型大都市将会历久不衰。

第一个哀悼者的悼词

刚到 2000 年(Y2K)，人类就碰到了一个丧门星(DOA)！就我们所知的来说，城市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下面我来讲一则故事。

很久以前，有一个荒凉的村庄，其中央有一口水井。居民的房屋都建在距水井不远的范围内，以便能轻松地将一坛水运回家。凉爽的傍晚，人们来到井边，汲取第二天所需的用水，并会在那里呆一会儿聊聊天，也会相互进行一些交易。这口水井提供的是稀缺而又必不可少的资源，并在此过程中变成了社交中心——即将公众联系在一起的地方。

后来，管道供水出现了。谁能否认其在实际应用中的优越性呢？它的使用不仅使人们感到更加方便，而且孩子们再也不会感染霍乱了。只要是能够安装供水管道的地方，家家户户都能得到通过管道供应的用水，于是，人口开始增加，村庄也扩展成较大的乡镇。

这时，居民的房屋不必再集中在老的中心地带。人们也不再聚首井边，因为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得到水。因此，水井周围已不再具有先前的社交功能，人们创造了一些新的、更为现代的、专门用于社交活动的场所——广场、市场、咖啡馆等等。

如今，历史又一次重演了——这次是由于信息供应系统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我们要做某件事情，比如上班、回家、看戏、开会、去酒吧，有时仅仅是出去走走，就必须赶到相应的地方。现在，我们有了传送比特的管道——大容量的数字网络，可以在我们所需的任何时间向任何地点传递信息。这使得我们不必去任何地方就可以做许多事情。因此，以前那些用于聚会交流的地方对于我们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城市的组织结构开始被打破，城市中心也无法继续维持

下去，公共社交生活似乎也在悄悄消失。

以简单而有说服力的赛马为例。在远程通信出现之前，人们需要赶到赛马场，在看台上与赌客们混杂在一起，排队到赌场登记员那里下注，然后睁大眼睛盯着赛马，并当面进行赌金交割。随着无线电和电话的出现，人们可以通过广播了解赛马实况，从此场外赌博（合法的及非法的）便盛行起来。在赛马的日子里，你可以在其他各种地方挂单，如酒馆、彩票经营部等等。如今，颇有历史的赛马机构香港赛马总会已经再次更新了系统，通过引进掌上电子网络设备，可以使你在香港的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下注。你只需一个电话插座或一个无线联网设备，登录到该系统，系统就能自动结清你的账目。这种方法非常高效，但也使人们失去了亲临赛马场从而增强相互接触、了解社会、建立信任以及做一些买卖的机会。

因此，我们需要再一次进行变革，重建 21 世纪的公共场所、乡镇和城市。

第二个哀悼者的悼词

上面这些还并非全部。数字通信还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日常生活节奏。

不久以前，北方的家庭还住在装有厚厚隔板的房子里。房子中央有个烟囱，为了保暖，四周墙壁将房间围得像个盒子一样。冬天，全家人都围坐在壁炉旁，这是家里唯一的光源与热源。在这里，孩子们读书学习，父母亲交流着当天的新闻，老祖母做着针线活。壁炉使一个大家庭聚在了一起。

后来，房屋里安装了输送能量的管线，包括供电线路和中央供热管道。一家老小在哪个房间都暖暖和和，在哪个房间都有灯可以看

书。除非在喜庆的场合作为一种怀旧的娱乐方式，壁炉是再也不需要点燃了。孩子们可以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做功课，听立体声音乐。父母也开始在不同的时间轮班工作，还在冰箱门上贴着互相数落的留言。老祖母则变得百无聊赖，脾气暴躁，不久就搬出家门住进菲尼克斯附近装有空调的疗养院去了。在那里她可以和那些与她一样搬出家门的朋友们一起玩玩宾戈*。壁炉周围再也无法成为社会的粘合剂了。

继电气化之后，信息化(informatization)又接踵而至，其社会影响的深刻程度决不亚于电气化。随着工程师们解决了技术问题，以及风险投资商不断推出首次公开发行(IPO)的股票募集资金，微型通信和信息处理设备正变得与电灯泡和电动机一样普通。你可以用数字移动电话随时随地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联系。你可以在旅馆的房间里24小时收看通过卫星数字传送的电视新闻。无论任何时候，只要你愿意，就可以通过任何一个电话插座收取电子函件。你可以随时在任何一台自动取款机(ATM)上取款。你的家用电器上也已装上了处理器，将会越来越多地需要网络连接，就像需要供电线路和其他管线一样。连你的汽车里也装满了复杂的电子器件，修理工在修车的时候会需要一台计算机，就如同以前需要一把扳手一样。装备“非智能装置”(dumb devices)的前工业时代已经结束，如今的一切都变得不知疲倦，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停地计算，不间断地联网。

今天，无所不在的通信网络、智能机器、智能建筑，与供水、废物处理、能量传输以及交通运输系统相结合，构成了一个不分时间、

* 宾戈，一种用纸牌搭成方块的赌博游戏。——译者

不论地点的全球化互联世界。那种旧式的社会结构——由受地点和时间制约的大众维系在一起——已经出现了裂痕。

然而将由什么来取代这种社会结构呢？

第三个哀悼者的悼词

从前，佛祖坐在菩提树下。信徒们围坐在树阴里倾听他讲经。为了能够听到，他们必须坐在听力能及的范围内。而在那个地方，他们就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信徒团体。

那时，没有别的选择。

后来，佛祖的话被记录下来。起初，这些费力手抄的圣书被存放在寺院的藏书室里，信徒们可以去那里阅读。在佛祖去世很久以后，信徒们还会来到以这些圣书为中心的地方，就像他们的先辈曾经去菩提树下一样。再后来，圣书被大量印刷，这样佛祖的话就可以向世界各地传播，任何想要的人都可以得到。而其他的宗教信仰也是如此。虽然到圣地朝圣作为一种精神活动被保留了下来，而且像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和麦加这些圣地也仍然保持着其吸引力，但朝圣这种行为已失去了其更为直接的实际作用。

由于书籍的大量印刷和文字的广泛传播，以保存和传播文字作品——包括宗教的和世俗的——为目的而精心建造的系统到处涌现。这些系统规模不一，形式各异，有国家图书馆、经院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商业性收费图书馆、城市免费图书馆、市郊的图书分馆、卡内基图书馆、基督教科学阅览室、图书研究室、读书俱乐部和流动图书馆等。城市的大街上有书店和报摊。候车室里堆放着各种旧杂志。做生意，需要有定单、账册和发票。办公室里文件泛滥，公文包里